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九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吳淵

袁韶

王居安

曹彥約

范應鈴

吳淵字道父柔勝之子幼端重苦志力學嘉定中第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况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強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于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

身身系系卷之三
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冒哀求
榮平生大節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起復
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歷右文殿修
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
以據關守河爲說淵力陳其不可大要謂國家力決不
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出補外御史
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
事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異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
軍之擾兼淮東總領連進權戶部侍郎職任如舊時淵
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臣璘擊之璘蓋淵

所薦者也遂仍前職奉祠久之加寶章閣待制再起知
鎮江兼總領未幾加戶部侍郎尋以寶章閣直學士知
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
萬淵亟加慰撫而賙濟之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
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
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侵講行荒政全活者百萬
人加敷文閣學士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
諸州軍許浦澈浦等處兵船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六
十五萬人右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奉祠後起龍
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歷兵部尚書知平江

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尋兼知平江歲亦大侵因淵全
活者四十二萬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
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
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
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黃之事凡劾司
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
十二小砦團丁壯立隊伍星聯棋布脉絡貫通無事則
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與利除害加資政殿大學士與執
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
累官參知政事卒贈少師淵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

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
蜈蚣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庵文集
奏議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第進士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
旦侍韓侂胄威福庇姻黨亂役法韶悉更定改知桐廬
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絕私謁莫敢撓
嘉定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
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
事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爭有逃避者乃拜
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韓侂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三
胄用兵事不欲聲討詔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彌遠卒言者論詔阿附奪職罷祠卒累贈太師越國公詔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旣得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卽遣還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告以其故且曰若有子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詔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

之入太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已而遷校書郎居安援故事乞召試執政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况館職乎居安因言文非位極武非勳高不能得節鉞何言不較也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劾與祠踰年起知興化軍召爲祕書丞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韓侂胄之誅居安實贊其決翌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陳自強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附麗黷亂國經乞追責遠竄又劾吳曦外嫗郭倪郭僕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胄用

事箝天下之口呂祖儉以謫死呂祖泰流遠郡居安奏
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
為倚伏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
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
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
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
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竝召居安言彥逾者趙
汝愚之罪人薰蕕同器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
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
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奏曰二史得直前奏事祖

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
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寧宗為
改容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生舉幡乞
留踰年復官知太平州歷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
羅世傳為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
裏應援賊既乏食主兵者不能堅持反欲以買降為功
餽鹽與糧賊乃陰治械而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
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
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竝
起為賊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為帥旋命節制

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
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世傳果疑
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世傳嗾練木橋
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世傳恃功驕蹇居亡
何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密爲方略遣兵合圍之世傳自
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
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徙鎮襄陽以言者罷
去久之召遷工部侍郎甫兩月奉祠未幾知溫州理宗
卽位移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太中大夫提舉崇
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

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他可勿治部
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
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旣留
募軍校劉華立銳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賊知
帥有撫納意卽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而攝守
徇疆欲出不意爲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劔諸郡
竝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
爛額功耶卽拜疏歸居安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其誅
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
明待物不貳有方巖集行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
歷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
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
大入郡兵素寡弱彥約搜訪土豪得許嵩俾總民兵趙
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鄂城金重兵圍安
陸遊騎闖漢川彥約授方略擊敗之又劫其砦殺千餘
人以功進秩就知漢陽嘉定中歷湖南轉運判官時盜
羅世傳李元勵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
皆破壞地千里莽爲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遷
直祕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勵朝

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曲徇招安失朝廷威重
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鄴泯新中創死衆
推李如松爲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勵有隙
至是密請圖元勵以自效彥約付以賞格且告于朝又
予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勵餘黨悉平之池州副
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
資世傳遂以元勵解江西胡渠爲右司欲以世傳盡統
諸峒而爲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渠不悅
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
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

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爲利路
轉運判官兼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
使董居誼不得其柄反思奉之彥約以兵權不一作
病夫議獻之廟堂累遷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
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
福州又改知潭州力辭自是再奉祠理宗卽位擢兵部
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
下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道路異說猶襲尺
布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
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旣

赦其罪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
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
宗繼絕之意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尋兼侍讀俄遷禮部
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
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旣而提舉崇福
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後
謚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開禧初第進士歷知崇仁縣明
約束信期會聽訟發擿如神負者亦無不心服真德秀
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閣

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形之榜揭見者嗟歎調提轄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後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爲亂吉州八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奉親以行旣至以練兵足食爲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以次罷行贛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鑄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書泊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多所平反丁錢蠹民力奏免之召爲金部郎官入見言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閹寺言皆讜直識者躡

之累遷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僚蔣何三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王官帥憲招捕逾年不至應鈴曰招之適以長寇卽調飛虎等軍會隅總討之親臨誓師士卒鼓勇翕蔣時選父子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煥章閣上䟽謝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翛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不以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

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留訟無滯獄振樹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爲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謂應鈴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爲名言

論曰昔子產謂以猛治民譬諸烈火無敢玩狎故吳淵用是濟事功云史彌遠決策討叛袁詔之力居多或病其阿附何歟王居安曹彥約范應鈴皆儒而知兵殲兇醜以匡王國詩曰文武是憲此之謂也

崔與之

劉宰

洪咨夔

袁甫

王遂

張慮

徐僑

吳昌裔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遊太學第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歷遷廣西提點刑獄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乃疏爲十事申論而痛徵之當時刻傳號嶺海便民榜召爲金部員外郎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旣至浚城濠創五砦金人不敢深入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

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告宰相以備敵及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瑄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召爲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

侍郎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初金人旣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棫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旣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與之以疾丐歸金謀知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理宗數召起皆

力辭繼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
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連戍建康
江西凡八年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
倡亂長驅至廣州與之家居肩輿登城曉以逆順禍福
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
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
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
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
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
及人才當否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

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
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陛下以正
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
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
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
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
逐隨之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又曰京城之災七年
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此陛下所當凜凜又曰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
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

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卒時年八十二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初弟進士再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偽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授泰興令免喪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叔似極言輕挑

其端為國深害迄如其言為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辭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立以為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既而升直寶謨閣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宰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

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鄉人
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
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
爲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食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
棺衾之須靡謁不獲生理素簿見義必爲旣竭其力藉
質貸以繼之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
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第進士復應博學宏詞科崔與
之帥淮東辟置幕府帥成都奏授籍田令通判成都府
及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

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故吏
是示人私也卒不受尋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
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祕書郎遷金部
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
見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
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
李全必爲國患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鑄二秩讀書
故山七年而彌遠死理宗親政數日以禮部員外郎召
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翌日與王遂
竝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權臺諫

父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京湖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擢殿中侍御

史會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祠謂臣數備臺諫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又當去去猶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爲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詔謂其鯁亮忠愨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有兩漢詔令擊抄

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袁甫字廣微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出通判湖州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父憂服除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遂提點本路刑獄連值水旱發廩賑恤且請于朝得度牒緡錢以助費劾藥院以療疫癘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

見詔求直言上疏請變上下交征之習以紓愁苦之民理宗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慰勞之又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慕漢宣厲精為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剛德之真也兼中書舍人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其害他日侍講筵帝問近事又奏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入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

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嵩之主和其父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翌日乃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贓六十萬湯巾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未

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竝召而清叟未至甫奏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累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觀草木發生聽禽鳥和鳴有契於心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穎叔韶之女孫後爲金壇人登進士

第歷官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叅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卽遺金爲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累遷監察御史疏奏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爲國至計也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叅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

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在邊閫者六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遷戶部侍郎兼史院最後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張處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國子博士時以

早求言卽上疏曰上天之心卽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
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
振起地壞之風不可不整刷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
難施於衰靡地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
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旣以一
切之政賦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
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不用而取夫新進喜
功名者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
本已脫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
以彌甚也兩遷祕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莊文府

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議論
貴合一而今則病乎襍體統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遷
祕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知南康徙處州移溫州力
辭遂直祕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叅議制置使幕中使者
尚威力復諫自用慮守正不阿每濟以寬大又上書論
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侍講
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力
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呂不韋
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
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

下卒贈四官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第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歷江東提點刑獄以迂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爲請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盜賊竝起帑藏空虛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又言今女謁闈宦相爲囊橐証以爲二豎以處國膏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輩里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爲之改容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竝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請迂丞相意力丐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謚文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尚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冰痛自植立得程頤張載朱熹書輒研繹不倦第進士開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往從之歷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端平初爲軍器監簿連改太常少卿兼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事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冬海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念蜀事貼危條四事以進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債軍之趙楷棄

城之朱楊祖皆不知罰又帥臣趙彥呐年老智衰其子濞刑贖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枰彈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群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乃缺略不講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叅政李鳴復讒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叅贊四州宣撫司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

行慷慨襍被出關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祕閣修撰改嘉
興府昌裔累辭而言者以避事論矣後自宮祠起知婺
州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多習典
故宜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
以至宋蜀道得失與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
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
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竝入臺四方想聞風采作至和
三諫詩以侈之才七閱月以遷莫不惋惜云諡忠肅
論曰崔與之行類楊綰劉宰學宗程頤雖官崇卑不倫
均爲挺拔之彥端平初竝膺天子優寵一歲屢遷至虛
左轄從班以待終不能羅而致之其皦然之志雖與日
月爭光可也維時同升者洪咨夔袁甫王遂張處徐僑
吳昌裔在諫垣則多彈擊在講幄則多獻替孳孳夙夜
咸躋穹華豈以承明金馬亦足避世全身耶易曰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歸于是而已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九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楊簡錢時附

汪綱

蔣重珍

傅伯成

唐璘

黃師雍

程公許

危稹

呂午子沆

史彌鞏

陳埴子蒙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第進士歷官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貶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

身見新編卷之三十五
章辨之簡上書言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
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
之未幾亦遭斥奉祠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
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奉祠嘉定元年寧宗
更化授祕書郎歷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
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
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勢家第宅障官河
卽日撤之城中謹踊名楊公河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
薄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
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携緣道哭送累遷將作監兼史職

轉朝散大夫有疾請去兩奉祠進至寶謨閣待制理宗
卽位進直學士後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
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終寶謨閣
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所著有甲槩乙槩
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祀釋菜禮記等書簡師事陸
九淵而門人錢時最著

時字子是淳安人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
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
主講席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延講郡庠論議宏偉聞
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授祕閣校勘未幾出佐浙

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旋求去授江東帥
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
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侍御史義和之子簽書樞密院勃
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
司戶參軍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
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大原歷
知蘭溪縣決槪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
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爲
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

俾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
其事綱力止之後歷知高郵軍范仲淹築堰以障烏鹵
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
修之以勞加秩提舉淮東常平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
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綱扶槪隱伏凡虛
額無實詭爲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旣盡
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
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課官吏之殿最綱
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
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移疾乞閒得直祕閣知

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許禱雨龍瑞宮有物
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
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
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屬邑諸縣瀕
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
率私植堦岸圍以成田湖流旣東水不得去雨稍多則
溢入邑居田閭寢蕩瀕海藉塘爲固隄岸易圯鹹鹵害
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
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
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

因任理宗卽位連加寶謨閣待制值水災綱發粟蠲賦
捐瘠頓蘇紹定元年召赴行在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
中民力如何對曰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
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
秩守戶部侍郎卒越人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
者綱於兵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
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公庭
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服用不喜奢麗雖
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末舉進士第一歷簽判奉

國軍理宗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
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次論苞苴盛行民罹其害
遷祕書省正字屢乞祠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雪
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
都火應詔其略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
下親攬大柄盡破私恩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天
下皆曰此丞相意夫九廟至重不防於火之未至而焦
頭爛額獨全宰相之居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
不知有君父矣昔史浩兩入相數月卽罷孝宗之報功
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

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
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它日星變求言復
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
爲君難六箴召爲祕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
上五事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
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平
實累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
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他故
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
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勦謀復舉重

珍言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
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敝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
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除
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促入覲
而疾亟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謚忠文

傅伯成字景初祖察在忠義傅伯成少從朱熹學登進
士第歷官知連江縣有惠政慶元初擢至太府寺丞屢
論事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爲本推熹遺意行之
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祕伯成言天下之勢

譬如乘舟歲月旣久罅漏寢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敗乃
欲微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
率往唁或以爲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官師相規時也以
爲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曰失民心隳軍政啓邊
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爲湖廣總
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
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罷之嘉定中歷
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史彌遠
意令有所彈劾將引共政伯成謝曰吾豈傾人以爲利
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

修撰知建昌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召赴闕以病
辭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卽位升直學
士落致仕予祠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
說詔進一官寶慶初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
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蹙然語所親曰向
呂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
而不言誰當言者疏入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
官提舉鴻慶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
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姦邪詞色俱厲常慕尸諫草疏畢

朝服而逝年八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第進士時臺臣
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
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歷官知晉陵縣端平中擢監察
御史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
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
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
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
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
媼媪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

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
行類楊綰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
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
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母使天變寢
極人心愈離也理宗爲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
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璘感激知
遇自是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子士昌招
權納賄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姦庸李鳴復甘心諂鄭
損得薦入朝又結史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論鳴復
不行而範去璘遂力劾外疏七上授廣西運判改知嘉

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詔璘分
建康太平池州江西尋加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略
安撫使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
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初聞
臺命皇駭不敢詣闕其母詰之對曰此官須爲朝廷爭
是非一拂上意或迂權貴恐重爲大人累母曰吾有而
兄在而勿憂璘乃就職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唐介再見
至切劘上躬帝益嚴憚之蓋得母教之助云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榦學入太學寶慶二年
第進士爲楚州官屬秩滿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調婺

州教授李宗勉趙必愿趙汝談皆薦之宗勉在政府力
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
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遂之龍溪行簡
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
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遷糧料院又曰相府
密邇故以相處師雍亦不領嵩之獨相權勢寢盛博士
劉應起疏論帝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
疑師雍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
邵武軍及應起爲監察御史師雍尋亦遷監察御史首
疏嵩之之黨金淵竄之再疏趙綸項容孫史官之皆斥

去嵩之之終喪也止言李昂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列疏
請竄斥師雍亦上疏論列帝卽日勒令致仕權直舍人
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貼職如宰臣故事遂得守金紫
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
也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
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免所居官又乞籍
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昂英劾臨安尹趙與憲
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二人鄭宗乘間劾之又嗾同
列再疏以昂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
葉闔乃與憲腹心也琰昂英去國家復薦周坦葉大有

入臺日排擊善類江萬里吳潛皆不免而陳垓爲監察御史與案坦等合爲一師雍獨立案惡之尤甚日圖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率謂災由案坦等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僞撰匿名書論之師雍力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因發其僞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案指爲阿附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未幾案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婦日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

師雍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卽力勾去清之猶冀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爲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寢之清之卒起爲左史旣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其於表正之辨甚明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敘州人嘉定中第進士歷知崇寧縣有惠政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閬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擢李真代之辟公

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
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足時諸將乘亂抄
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
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吳彥者緘僧牒於書尾以
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端平初授大理司
直遷太常博士嘉熙元年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
峴逢君希寵矧爲邪說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陛下宜
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爲心而參酌於漢文帝待厲王我
太宗待秦邸故事以召和氣弭青災特在一念轉移之
頃耳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爲峴劾去差主管雲臺

觀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李宗勉入
相以著作佐郎召歷遷將作少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淳祐元年遷祕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
院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爲右正言濮斗南論罷尋以直
寶謨閣知袁州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居
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爲伍之語遂以舊職
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爲伍耶退處二
年召赴行在屬史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公許密
柬韓祥嗾殿中侍御史王贊奏寢召命帝雖曲從而意
不悅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是日

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杜範三制皆公許爲之
兼權中書舍人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
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
忌者專莅其事分列首從必誅無赦疏入不報物論沸
騰臨安尹趙與篋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
篋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詔殿中侍
御史鄭察察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
權禮部侍郎差充執綏官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
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公許
繳奏士昌罪重恐其積習沉痼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

甄復少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以疏
清之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公許自繳士昌之命清
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
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
議大夫鄭察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
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爲文字
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
屢辭弗獲入對疏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
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
旣出之令莫若權宜以五百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

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
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
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藁殿中侍御史
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黃
門取垓疏入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
黻等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繼論之朝廷尋授
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進龍圖閣學士
致仕贈宣奉大夫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
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
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塵缶文

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
行世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第進士孝宗爲更之歷諸
王宮教授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累升著作郎兼
屯田郎官稹始進對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顓意於守是
歲春至夏不雨稹應詔言安邊所征歛之害與無罪籍
沒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
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早柴中行去國
積賦詩送之迺史彌遠出知潮州尋以通徐僑書論罷
與祠父之知漳州漳俗不葬往往棲寄僧刹稹命營高

燥地爲義塚二約期責之其無主名及力弗給者官爲
葬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郡有經總制無名錢歲
五千緡爲民病前守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積䟽于朝悉
罷之會常平使有言積不欲辯卽自請以歸久之提舉
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爲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積性
至孝真德秀嘗薦之又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
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王府
曰藥山弟和字祥仲亦登第歷知德興有惠政有蟾塘
文集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第進士歷當塗縣丞陳貴誼守太

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辟爲幕屬旣而
僑迂史彌遠以言罷午後知餘杭縣亦以言罷然午自
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
事差知龍陽縣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
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遷至太府寺簿拜監
察御史理宗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
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韓杜杲在淮西
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周葵在淮東
不出兵應援午䟽論邊閩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
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

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
出知泉州初左相李宗勉以葵之言爲疑後察午獨立
無黨始賢之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內怨所
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味嗾董復亨論罷
奉祠再移浙東提刑復爲監察御史已而兼崇政殿說
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以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洽遂
以瓚爲右正言午卽治裝去上手詔趣留議論愈不合
遷起居郎兼史院官至中奉大夫閒居一紀卒年七十
七累贈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累遷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

田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歷
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賈似道議
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
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調將作
監簿急令言者論寢父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
論仍雲臺觀起知全州未赴與仙都觀德祐元年三學
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一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
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端平
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

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應詔上書謂修省未至者
五且及濟邸寃謂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
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
獄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振荒在得人俾釐戶爲五甲
乙振糶丙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百一十四萬人召爲
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勾祠遂以直華文閣
知婺州時年已七十勾祠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
十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
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皜然不污有如此五子
長官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胄之俱進士官之子蒙

卿亦進士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陳埴字和仲鄞人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第一
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
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
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
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埴
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埴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
教授以去理宗詔求言埴上封事直聲聞天下與郡守
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
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上嘉納之

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塤步往玉牒所盡藏
玉牒于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
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遷太常博士獨爲袁
燮議謚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
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謚塤曰端常居臺諫則逐
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
愿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彌遠蚤正典刑大明
黜陟不納未幾賈魯如入內塤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
以正主德彌遠乃塤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塤曰好名
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

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勾去添差通判嘉興
府彌遠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
在宰相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
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改衢
州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
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
刑獄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黷貨塤親
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
心盜橫貪害塤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塤治福所
以報丞相也或傳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

宋史卷一百五十五
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
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加墨徇于市囚之園土以吏
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成相慶以爲得師未幾
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
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又言任用混殺薰蕕同器
遂使賢者恥與同群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填乞補外
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
填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
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
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

丑歲填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
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
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
國政闕失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錄
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
侍郎召不赴卒

論曰楊簡汪綱之學術度越世儒施諸政令人百世不
輟思信乎學道愛人也蔣重珍積誠寤主臺壘獻替傳
伯成好善疾邪垂沒不忘忠唐璘切劘闕失今天子嚴
憚皆古之遺直也黃師雍程公許危稹呂午咸始終特

立歷忤權相不少貶而史彌鞏爲彌遠之弟陳垣其甥亦不附親昵圖速化其大節均足多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九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危昭德

度正

吳泳

徐經孫

陳塏

劉應龍

洪芹

洪天錫

牟子才

朱貔孫

潘枋

鄧若水

馮去非

羅必元

危昭德邵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遷祕書郎疏言國之命在民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腴民膏血爲已甘腴民不堪命矣進兼侍講又言欲壽國脈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且條上厲民四敝又言願陛下爲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五
萬世根本之慮母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母
招不節之咎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
下不匱矣累遷權工部侍郎兼史職乞致仕特轉一官
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者甚
多所著春山文集子徹孫咸淳元年進士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登進士第歷官國子監丞紹定中
士大夫皆策李全必反母敢言者正獨上疏極言之且
獻斃全三策其言鯁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爲帝言
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爲
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宋朝廟制而

參以熹之議累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致仕
卒贈四官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著作郎兼權直
舍人院輪對言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已以恭儉進德以
剛毅母以旨酒違善言母以嬖御嫉莊士母以靡曼之
色伐天性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
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入對又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
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
但車馬器械之謂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
於其下合內修外攘爲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

矣火災應詔上封有曰慘莫慘於兵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酷莫酷於吏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理宗嘉納遷祕書少監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小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適用者哉又言謹政體正道揆厲臣節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奉祠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溫州歲饑救餓者五萬人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

所著有鶴林集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歷通判潭州帥陳鞞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累遷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僞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卽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升安撫使召爲祕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爲安撫時鞞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鞞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卽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通判坐罷削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欲罷鞞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鞞門生也前日

之白公事也苟鞫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
乞閒明通判無罪識者躉之遷至刑部侍郎兼給事中
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
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
開奏免罷歸竟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聞經孫去國曰
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敷歷中外至右文殿修撰知平江
府兼淮浙發運使最聞特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卿權
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入奏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
恥使知名義爲重利祿爲輕又言請以從官倣古昔入
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爲諸路憲漕則以提點刑獄使轉
運使繫銜假之使名示與庶官別仍乞除授自臣始後
屢以爲言理宗不許以言罷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
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累遷戶部尚書暫兼
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
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士久之加端
明殿學士卒諡清毅塏屢歷麾節軍民愛戴幕客盛多
而塏又樂薦士所著可齋說藁二十卷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自知崇仁縣擢
言職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爲皇子
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元兵渡江朝野震動遂丞
相丁大全復起潛爲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
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
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吳潛幾
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
書疏彙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
當臨變寡斷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迺按劾丁
大全請加竄斥疏言內莫急於蘇民瘼外莫急於討軍

實又言時政四事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龍爲
勸糴歌宦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
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
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
舉常平以採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累
擢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
輒黜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以
論事爲忌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迂當
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
建寧府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錄黃久之起江

東漕使辭南海寇作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
略安撫使寇悉平南海大治屢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
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清海軍節度使力辭隱
九峰子元高亦第進士

洪芹适之曾孫以大父澤入官登進士第累遷將作少
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
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
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丁大全罷
相出典鄉郡芹繳奏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乞追官
遠竄以伸國法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曰

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爲多一日
爲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遷禮部
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
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兼
說書寶祐中作佑聖觀以內侍董宋臣董之宋臣逢迎
上意起梅臺芙蓉閣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
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天錫累疏言天下
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
理宗力護之令吳燧宣諭再三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
六
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未嘗不畏人主之知
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
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
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愿早賜裁斷越月
天雨上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蜀
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貫戚巨
闈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
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愬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
事有司而申劾宋臣併盧允升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
天錫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言雖不果行然終

宋世闖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力而天錫亦自是
去朝廷矣起知潭州遷廣東轉運判官咸有治績兩擢
皆固辭度宗卽位以待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監察
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
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遇事
無敢諍之臣累擢又皆辭旣而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
許召爲刑部尚書詔守臣趣行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
學士奉祠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
士仍舊祠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
以規君相贈正議大夫謚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

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味言發
墨陽巖文集

牟子才字存容井研人少從其父客陳成成張樂大宴
子才閉戶讀書人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李方子嘉定末
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洪雅縣尉久之歷史館
檢閱蓋李心傳修中興四朝國史薦子才自助也子才
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
問甚悉命宰相優擢之會李宗勉卒史嵩之獨相頗怨
子才言已子才亟請外通判吉州徙衢州日食求言極
陳時政既踰年自國子監簿兼史館校勘遷太常博士

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微欽時十謬又
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
杲及臨安府尹趙與簞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
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杲遂罷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
誤引嵩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以孔
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
遷祕書郎屢辭主管崇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
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丞相謝方叔吳潛
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復兼史館
檢討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納私謁溺近習勞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二
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
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
大有帝大怒逐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卽
出關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
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
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
是不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
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
罷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
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

起居郎子才恥與同列七疏力辭上爲出泰來子才亦
請去不已上不允升兼侍講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
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
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卽書行爲敘
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
帝意子才不可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捷聞
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
似道不樂湯漢黃蛻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蛻譽嵩之
罷蛻正字去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
土木蠱上心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

見也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蜀
惟李會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
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辭帝
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吳子聰之姑知古爲
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之帝曰
子聰之除將一月乃始繳駁何也子才曰錄黃二十餘
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
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
州待次子才力辭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例
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緡免至郡首教民孝

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頌之間詣學爲諸生講說
經義修戰艦造兵仗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十石益之又
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
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
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
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鞵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其
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
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
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
旅蹠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鞵

及黃庭堅返棹二圖各系以贊庭堅守太平方九日被
讒而罷事與白同也宋臣大全聞而銜之嗾御史劾子
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為贓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
密以槩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
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
半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眾莫敢對戴慶炆
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
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
才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即
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溫州又嗾

御史造飛語日子才為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
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子才至北關請內引奏事
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
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讒言子
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
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
累擢禮部尚書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度宗在東宮雅
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請
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
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彙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

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巘大理少卿

朱貔孫字與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歷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天久陰雨貔孫貽書政府言回積陰之道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丁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官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貔孫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歷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大全誤國之罪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貔孫亟上疏言鑿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蠶起必不可遂止貔孫在講

筵言及宋臣撓政事迂旨遷大理少卿歷祕書監兼大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吏竝緣爲姦貔孫疏其敝推春秋尊王紬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賜賚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升侍御史侍讀貔孫之再入臺屬疆場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賈似道似道擅命貔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貔孫累疏求去理宗崩度宗卽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以疾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貔孫

使者旁午於道而魏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學士知袁州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于袁之郡治贈四官有文集奏議行世

潘昉字庭堅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昉對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士以致人和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誣昉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昉調鎮南軍節度推官歷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熙寧日食郡縣掩骼著爲令故王一杯淺土其爲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將收用而昉卒

鄧若水字平仲井研人博通經史能文章吳曦叛州縣莫敢抗若水爲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剖雞盟其僕曰明日謁知縣我顧汝卽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况知縣乎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刀曦道聞曦死乃還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彌遠怒將寘之罪或爲之解乃已理宗卽位應詔上封事略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

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史彌遠不利
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
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
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
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
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
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今宣繪薛極彌遠之
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榘其
爪牙也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
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

謂收大權以固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
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夫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
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
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
倔彊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
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制置司不敢爲附驛卻還之
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爲
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
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願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
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斷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

宋史宗公卷三十一
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汗
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
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諭筆吏使竊錄之允恭懼并及
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翌日出若水通判寧國府
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爲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
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若水雅思其鄉乃從賈似道
辟叅京湖軍事因而歸蜀居山中有盜夜劫之若水危
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爲學
務躬行恥爲空言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膂力絕人築山皆

以兵捍衛鄉井砦破舉家遇害

馮去非字可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著書二
百餘卷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嘗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
真歐陽修東園在焉使者黃濤欲以爲佛寺時已許薦
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
爲宗學諭丁大全爲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閤言不
可帝爲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監察
御史吳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之未幾大
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抗去國去非亦以言罷
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乘間致大全意願母遽歸少

侯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卽下去非奮然正色曰斯言何爲至我絕之不復與言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歷崇仁丞直德秀入叅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爲言官以私憾論罷知餘干縣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剝至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脈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禮料院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卽位以

直賢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積包遜學最有淵源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論曰理宗初制於權臣繼惑於嬖倖歷年久積蠹可勝道哉危昭德言省費始宮闈度正言聖學始正家吳泳言與災以吏酷兵黷爲戒牟子才言不宜蹈宣和舛謬陳埜請砥礪士大夫廉恥徐經孫阻賈似道公田洪天錫朱貔孫屢論董宋臣等之害政劉應龍洪芹先後劾丁大全且白吳潛之枉斯於侍從匡導之職咸克舉矣若潘枋鄧若水馮去非羅必元懇懇以敦倫斥姦恤民爲言罔避忌諱謂小官能憂國忘身若茲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九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李韶

劉漢弼

徐元杰

王萬

徐霖

王邁

李韶字元善彌遜之曾孫也父饒為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興者韶五歲能賦梅花嘉定四年與其兄寧同第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韶卻之調慶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以此更敬韶以廉勤薦遷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

宋史新編卷之三十一
大學正改大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竝獄且以書曉彌
遠言甚懇到通判泉州改知道州紹定四年行都災詔
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端平二
年連遷右正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
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蜀邊防又論史嵩
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
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詔率同列一再劾
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
居言職者四人未踰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
免清叟昨言三漸臣繼其說陛下初不加怒猶曰清叟

倡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臺臣
獨留豈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二臣以警臣使
知擇而後言邪清叟所言三漸臣猶以爲未甚切今國
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
社有玷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
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予祠韶疏曰了翁刻志
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願亟召還處以台
輔又劾奏宦寺陳洵益竊弄威權宜與外祠女冠吳知
古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不許
歷起居舍人復疏論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詔

上封事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君憂國之心
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去帝蹙額謂韶曰曲爲朕
留退復累疏囚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嘉
熙中兩召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又辭皆不許改禮部侍
郎又辭詔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韶曰母言
濟邸宮媪國本韶不答上疏曰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
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
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爲
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
嵩之也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

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爲李杜韶兼侍講及兼史職皆
辭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言
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
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
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
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媪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
學士知泉州辭乞畀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
慶宮五年被召再辭詔本州勸勉赴闕連遷權禮部尚
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竝進時望天
下孰不延頸以覩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

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累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侍讀不拜詔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昉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落職予祠詔同從官抗疏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既而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詔上疏爭之甚力未幾琰昉英他有所論列竝罷言職詔復上疏留之七年詔十上疏勾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應係中書舍人趙汝騰拜疏留詔內祠未報詔陞辭疏甚

剴切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卽出國門力辭道次三衢詔趣受命再辭仍奉祠玉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舊職奉內祠兼侍讀令守臣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仍奉祠玉隆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詔忠厚純實平粹簡澹不溺於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嘉定九年第進士歷官侍御史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爲正字爲校書郎爲著作爲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時務理宗以其純實不欺親擢言職漢弼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

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
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漢弼由是
去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奏
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
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爲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
無宰相之朝願聽史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
乃命范鍾杜範竝相百官舉劾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
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
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盡
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末疾未幾卒太學生蔡

德潤等百七十人伏闕上書以爲暴卒而程公許著漢
弼墓銘亦與徐元杰竝言其旨微矣贈四官諡曰忠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
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嘉熙二年
爲校書郎奏右轄久虛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竝當置後
及蚤立太子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民訟以理化誨輸
苗聽其自槩闔郡德之免喪授侍左郎官兼崇政殿說
書拜將作監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修省之實丞相史
嵩之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闕力爭元杰時適輪
對言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

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非可使聞於鄰國也經筵復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爲書無慮數十書隨削藁雖子弟無有知者五年六月朔以暴疾謁告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卒元杰未死日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翌日奏事是夕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帝

震悼亟遣中使問狀大學諸生伏闕愬其中毒謂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廷望奮發睿斷大明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訟寃臺諫交疏論奏詔付臨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鞠治獄迄無成帝悼念不已賜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家諡忠愍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問萬因生長濠州少忠侑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初歷國子學錄明年添差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當路知其人豪咨問旁午鄭

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已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累數萬言其所敷陳往往類此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屯田郎中差知台州郡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連遷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然當

時論相之事已決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卽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叅議官皆力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

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年十三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之奧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史嵩之挾功要君植黨顯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擢祕書省正字會日食應詔上封事曰宮闈之私暱未屏瑣闥之姦叅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稜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夏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雨京兆尹不易則不雨不報去國上遣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

改會入官迺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其君父今爲官高而自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卽有取則自蹈於垢汙矣八年添差通判信州皆力辭尋令守臣勉諭之以宣教郎主管雲臺觀霖迺拜受十二年遷祕書省著作郎累辭不許兼史職兼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疏言葉大有陰柔姦黠爲群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幾一月而政舉以言去士民遮道不得行及瞑始由徑以出最後知汀州卒度宗賜祭

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閒居衢守游鈞築精舍聘霖爲學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

王邁字實之僊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爲潭州觀察推官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第邁顯摘其繆元春怒嗾諫官李知孝劾免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裨郡政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又因以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真德秀聞而善

之邁又上封事言史嵩之不宜復相及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又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邁由踪遠進空臆無隱理宗爲改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魏了翁侍經筵爲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禋祀雷雨邁應詔言麴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燔尊寵綱淪法斲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

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
蔣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
秩久之復通判贑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
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可
惜不卽召將有老不及之歎帝以爲然有尼之者遂止
亢旱詔求言邁知邵武軍驛奏七事以徹龍翔宮立濟
王後爲先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以直祕閣
廣東提刑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予祠卒
贈司農少卿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
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

望世服其公云

論曰史高之作相大紊朝綱及居喪奪情終喪覲召尤
玷士節當時臺諫侍從若李韶王萬劉漢弼徐元杰各
深排力阻至於徐霖王邁特踈遠臣亦先後有言斯可
徵公議矣夫迂風之末未有不先蹶者也韶雖被眷不
大用餘皆顛頓弗偶而漢弼元杰竟坐是死易曰王明
竝受其福理宗之弗明也夫何福之有

徐鹿卿 趙逢龍 孫夢觀 楊大異

黃螢 冷應激 胡穎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調南安軍學

教授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德秀尋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有法最聞令赴都堂審察以母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主管官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理宗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贊畫二府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

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治行大孚田里歌誦擢度支郎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官兼敕令刪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敝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賈以糶及減抵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兼領太平仍暫提舉茶鹽事移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兼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讎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

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
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婺獄大家不
快其爲會鄉人居言路迺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笑
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繆
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史兼二
人劾罷之後累擢皆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
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
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
入對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歷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
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勾祠遷右文殿修

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勾祠上諭丞相挽留之召
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言
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
史院兼侍講兼權給事中上眷遇深篤而忌者寔多有
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抵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
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
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
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
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贈四官鹿卿居家
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

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諸書諡清正

趙逢龍字應甫鄞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奏疏甚衆藁悉焚棄年八十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爲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庠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相安一日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龍寡嗜欲不

好名敷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逢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歷武學諭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遷至太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竦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政知寧國府戶部遣官督賦急闔郡皇駭夢觀曰吾寧委

官以去母寧病民以留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兼權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與祠授祕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卽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俄而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

帝悼甚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楊大異字同伯十世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泣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鳥白兔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累遷吉州戶曹改廣西經幹以弭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嘉熙二年元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黼敗死大異被創死復蘇闔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溧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

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迂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兼庾事進直祕閣提點廣東刑獄改廣西兼漕庾二司未六十卽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祕閣修撰太中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食祠祿者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霆在李芾傳

黃齋字子耕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舉太學進士歷

官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餘三遷齋乃不樂間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邪勾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旣播越流落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冷應澂字公定分寧人第進士調廬陵主簿已著廉能聲歷知德慶府奏罷抑配鹽法及乞用楮券析銀綱等五事以紓民力理宗詔升本道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行其說最聞加直祕閣旋召爲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

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五司務劇應激分時以理不擾不勅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已物今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恩安得清談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自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賴其用屢平大寇未嘗輕殺卽笞杖亦審慎至其臨事輒斷雖勢要不爲奪卒于家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幼秀警趙范兄弟其諸舅也以穎已每加賞鑒中童子科復從兄顯學弓馬母曰汝家世儒業毋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尤精春秋紹定三年趙范討李全檄穎入幕全敗遣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

進士第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卽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巨蛇驚動人吏潮者皆信奉之穎檄僧歸蛇至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恠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旣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贈四官穎博學強記援筆千言立就正直剛果臨政善斷不畏強禦在浙西榮王府有二人行劫穎悉斬之他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穎測意在浙獄

答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顯拳力絕人趙方在襄陽每出師必命顯及子葵領精銳分道赴戰摧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勅敵以功至檢校太尉論曰仕至於侍從方州亦達矣徐鹿卿趙逢龍孫夢觀咸勵廉尚敝廬蔬食如窶人非孟軻所謂富貴不淫大丈夫歟楊大異蹈白刃恬榮進黃營治先教化振賢者之後冷應澂師陶卞有志事功胡穎不為天子戚屬撓祖宗法竝負時名不虛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一百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孟珙

余玠

杜杲

子庶

王登

王霆

楊揆

張惟孝

孟珙字璞玉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翌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累功授承信郎丁

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葬趣就職又辭轉成忠郎
理宗卽位特授忠翊郎歷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
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
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
衆乃帖然紹定中歷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
三軍六年元將那顏儉盞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
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特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
瑗相犄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
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壘一
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乃授江陵府副都

統制金人犯呂堰珙亟命諸軍追擊悉棄輜重走瑗遣
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珙入城瑗
伏階下請死珙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七月巳酉仙愛
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
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
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
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翌日遣兵向離金金人不
疑爲宋軍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砦護
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
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邀截西路砦火燭天殺僂小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
軍所得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
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預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
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
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厓谷山爲之顛殺
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人夜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冒雨
至石穴分兵攻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
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
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還軍襄陽轉修武郎
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遣宣撫王楫約共攻蔡制置

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
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
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僞蓋遣兔花忒沒荷過出阿
悉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僞蓋喜約
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
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
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命諸將拔柴潭樓俾
其將士五百人蔡人恃潭爲固珙決之實以薪葦遂濟
師攻城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
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

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已酉珙帥師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倫栲栳殺其元帥兀林達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僞盞入江海執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卽取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燄未絕珙與僞盞分守緒骨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

銳萬五千餘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駐劄黃州朝辭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荆門守朱揚祖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

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忒沒斛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甸靳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卒全其城二年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叅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三年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前後遣將盡復諸州郡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饗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

至以捷聞珙奏曰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諜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元兵自隨關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奔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元兵度萬州湖難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爲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璟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垓砦劉義捷于巴東縣

之清平村琪弟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曰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老稚人馬來降剌飛鶻軍改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黎守閩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琪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

卻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琪大興屯田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淳祐二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琪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元兵至三川琪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還司琪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元兵至瀘琪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琪琪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子之經爲策應司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琪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

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稔患識者是之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轉行兩官許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汭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置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珙奏襄蜀

蕩析土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革乞休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九月卒于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境內聲如雷卒之夕大風發屋析木訃至帝震悼賻銀絹各千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徐以片語折衷眾志皆愜謁士遊

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以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以功補進義副尉累功至大理少卿淮東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塲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指爲麤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有所

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理宗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摯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至淳祐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或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及聞玠入蜀人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

用蜀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播州冉氏兄弟
璉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堅不起聞玠
賢詣府上謁刺入卽出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
之若素有居數月請見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
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口形勝
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
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吾固疑先
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諸衆密
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
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

譴然以爲不可玠怒曰事之不成乃玠之責諸君無預
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
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
將以肅軍令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多玠率
諸將巡邊直擣興元與元兵大戰十三年又大戰于嘉
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
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
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
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卽
死其手蜀人悉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

大帥處分少不嫌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
又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
成代領其衆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
稍以法誅之玠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
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遣都統金某往代
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
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
爲援方叔因但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
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
抗玠鬱鬱不繼不寶祐初聞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

或謂仰藥死蜀人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累進龍圖
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
其卒也特贈五官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
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
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旣富實乃
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
閩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
於文飾又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
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
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

挫齋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為賈似道所殺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以父穎任歷官監崇明鎮與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廬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餉金幣悉封貯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識者

稱之歷知安豐元兵連歲圍城杲皆戰却之擢將作監賜御書慰諭淮西擇帥遂以杲安撫兼廬州進太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元兵戰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為三郡累遷刑部尚書兼吏部尚書進徽猷閣奉祠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贈開府杲淹貫多能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

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子庶

庶字康侯通宋典故善爲文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圍解庶白事廟堂諸將餽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典行歸悉反所餽遷籍田令歷司農丞知和州尋兼淮西提點刑獄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踰年進直祕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元兵戰於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中累遷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言古兵法出孟珙幕府父

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第淳祐進士至將作監丞丁內艱吳淵爲制置使邊事甚亟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淵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景宋在此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爲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登誓衆竟立奇功於沮河趙葵爲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俾叅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爲制置使辟充叅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余思忠

徐制幾讒於光祖出登屯郢州後思忠之黨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略不能施開慶初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至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霆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授承節郎歷浙西副都監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日旣至以帥憲之命董

三城事勝次第出城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城焚城門賊氣爲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密院命節制黃甫後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爲犄角之助大帥薦之理宗召試爲閣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規撫旣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竝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職事修舉特轉橫班北兵至浮光民奔遁相屬于道以霆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整飭

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橋光人遂安尋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寔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寔寔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累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時議出師和者甚多寔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而讒者益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卽有齊安之命寔曰秋防已急盍少需之乃授帶行左

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寔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危堂奧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不報卒有玉溪集行于世

楊揆字純父臨川人出杜果幕府以奇策解安豐圍補七官揆乃肄習騎射夜以青布藉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揆爲動色因歎曰信堯整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

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土壁守黃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
三官無何得心疾調潭州節度推官卒贈架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
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奪舟達郢州兵亂奔
沙洋趨藕池開慶初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
涉惟孝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
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
故人也具言其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
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宣撫姚
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天下如此將安歸

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踰旬
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希得
大喜請所統姓名對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
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
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
文德招之不就物色之不可得後不知所終

論曰孟珙出將家通儒術豈龕材者倫其總戎重與蒙
古共滅完顏氏一洗先世之恥功在宗廟余玠杜杲皆
良帥王登王震楊揆張惟孝皆奇士然揆厄於疾痰命
也玠等不獲伸其志盡其才誰之過乎

程秘

梁成大

李知孝

李大同

程秘字懷古休寧人光宗末登進士第歷事寧宗理宗累官禮部尚書兼史職兼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進封新安郡侯最後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再奉祠遷至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贈特進少師秘十歲詠冰語出驚人直學士院時寧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秘舉家大驚秘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不測使人問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秘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為制誥二十有五初許

秘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秘秘受之不辭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其政云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荷賤亡恥作縣滿秩詣事史彌遠家幹萬昕言真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昕為達其語通判揚州尋遷宗正寺簿寶慶初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數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

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之帝曰仲尼不爲已甚遂止
鑄三秩明年又奏楊長孺寢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
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累遷權刑部侍郎帝一夕降
旨黜之提舉千秋鴻禧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別異
上疏駁之遂寢祠命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鑄
兩秩泳復上疏送泉州居住會王遂論亦上再鑄秩徙
潮州成大天資暴狠心術凶熾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
至則導之使觀尤嗜豪奪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
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此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字孝章光之孫嘉熙八年進士嘗爲右丞相府

主管文字不以爲恥差充幹辦諸司審計司拜監察御史
寶慶元年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
和沽激之意多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蓋
陰詆直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鑄三秩放罷胡夢昱追毀
除名勒停羈管象州拜右正言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
謗牒示導信邪說簧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當追削流
竄以正典刑疏旣上遂鏤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
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爲高致以共命爲常流時
召傅伯成楊簡劉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
恕落職罷郡累遷工部尚書兼侍讀進兵部理宗親政

以寶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駁之與祠端平初監
察御史洪咨夔權直舍人院吳泳交章論駁鑄秩罷祠
泳復封駁繼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再
鑄秩徙瑞州知孝苟於仕進侵欲斂積不知紀極世指
知孝梁成大莫澤為三凶卒以貶死天下快之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秘書丞
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累遷殿中侍御史至
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乞致仕不許後卒于家大同以相臣喬行簡鄉
曲之舊躡致貴顯王邁真德秀魏了翁嘗為所論云

論曰宣尼有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觀程秘李大同錄錄梁成大李知孝與莫澤
號三凶顧皆躡華階享不貲之祿夷考其故則或以史
彌遠廢立預其謀也或以彌遠假手斥異已也或以喬
行簡鄉曲所昵也是謂以道乎否耶秘與大同獲保富
貴以沒殆有天幸成大等不免竄死為天下咲世之士
大夫何樂於為小人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一百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楙

馬光祖

高斯得

家鉉翁

張山翁附

楊棟字元極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歷校書郎樞密院編修官入對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者棟為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歷遷宗

正少卿進對帝曰只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冤獄至爲簡易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歷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又以集英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太平州右補闕蕭泰來復論之罷奉祠起知婺州召奏事又奉祠度宗立爲太子帝親擢棟詹事累官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爲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累予郡不拜奉祠卒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

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蚩尤旗非彗也故爲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于帝謀遂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寧宗末第進士理宗累擢太府寺丞兼沂靖王府教授疏言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朝廷者萬化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

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耶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馮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彊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今女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

不用史嵩之累遷宗正少卿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西方用兵有爲嵩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辨帝有意再用知希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予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論罷久之起歷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爲闔帥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歷華文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得劾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營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

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連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兼權參知政事度宗卽位連授參知政事以言罷奉祠旣而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依舊潼川郡公致仕卒贈少保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誦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蜀之親族姍舊相依者數十家希得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藁檇州文集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諸父驚焉嘉定十

三年第進士自金谿主簿歷通判台州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屢有捕寇功累遷福建提點刑獄兼知建寧兼轉運判官以待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汗巖之耳起歷直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討平之連進祕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得其情孀居與僧通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跣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命沉於江

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懇于恢恢怒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累遷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卽位召爲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蠹獄課益鹽理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䟽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朕

何嘗怒直言度宗亦敬重焉恢待其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僕臨終舉盧懷慎臥簣窮約事戒諸子斂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贈少保諡文肅且厚賻焉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䟽言邊閩三事曰辟實才奏實功招實兵朝廷二事曰選良吏擢正人累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政事明年致仕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

淳祐四年第進士歷著作佐郎入對言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後升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願奇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遷至祕書監以監察御史虞慮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中起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隙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

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以益宗禮上疏請禁絕不報再遷權禮部尚書乞祠不許以華文閣直學士為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藁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常楙字長孺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七年第進士歷官簽書臨安府判官不為權勢撓有為淮東提舉常平辟

林提管林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未幾政府強林行遂拂衣去後歷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竝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爲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爲鹹潮害稼林請于朝捐金發粟復輟已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累遷刑部侍郎平反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進秩錄黃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林迄不奉命以寶章閣待制奉祠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辭不許專

官趣行甚峻林入見首言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討論興故以聞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與執政恩數林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知政事爲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數年卒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歷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

漢弼言罷後歷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麻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連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卽以常例公用器血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昏嫁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元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

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賈似道言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命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光祖有理劇才風績凜然三

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竝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高斯得字不妄忠義傳稼之子也入太學第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辟爲檢閱文字端平二年稼戰沒于浦斯得與其僮潛往其處得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盡言應詔上封事乞擇才竝相由是忤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高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又通判台州召爲太常博士遷祕書郎淳祐六年正月朔日有

食之斯得應詔上封事時臺諫累疏論嵩之罪竟不施行第因致仕予祠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斯得皆極言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爲清明之累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又言群臣尻襍宮禁奇衰瀆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覬之漸於是群檢悚懼或泣愬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三請祠不許遷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旣等七人倚勢厲民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辭免上奏曰善瀚

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沈墜者簽書樞密院事史宅
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
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爲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若貪
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鑄罷以戒
奉使無狀者坦上章劾罷斯得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
去移湖廣提點刑獄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丁糧食資
彊賊劫殺平民斯得簿錄其家壻吳自性與衡老館客
太學生憑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折官櫝斯得白于朝復
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
得弁言於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

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千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
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某
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加直祕閣湖南轉運判
官改尚右郎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
左司力辭內批兼侍立修注官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
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
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
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正
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媿卽爲之罷董槐入相召爲司
農卿程元鳳入相改祕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

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先是吳自性之獄高鑄黥配至是為相府監奴喉炎發其端京尹顧岩傳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刑之命炎浙西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彗星見應詔上疏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即位召為祕書監又論罷復遷祕書監屢辭不許累遷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

寧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忠憤激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卒加贈太師臺諫徐直方等論似道誤國乞安置嶺表簿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之止令散官居住且謂簿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說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恥堂文集行世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歷戶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

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我二君辭無詭對鉉翁遂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迺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卽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皆辭不受數年以壽終同時有張山翁者為荆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降元

山翁以書譙讓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元人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元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黃鵠山聚徒教授而終山翁字君壽普州人景定三年進士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論曰楊棟學宗伊洛晚昵賈似道為名節玷包恢武健矯縱弛政聲赫然至用肉刑督公田酷矣姚希得長者馬光祖惠人常挺陳宗禮高斯得咸正直士常櫛奮國遠遁將節不苟立乎家鉉翁義不仕元其顧視留夢炎輩何啻大彘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一百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趙景緯

李伯玉

楊文仲

歐陽守道

劉敞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有志程朱之學葉味道謂之曰
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為本由是
往來二人之門研索益精入太學登進士第授江陰軍
教授母喪除以祿不逮養不復出作讀易菴懸雷山召
為史館檢閱累辭不許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
辭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祕書郎遷著作郎皆辭不許以

疾勾祠以內祠兼史館校勘史成兩乞外祠許之進直
祕閣辭職名不許差主管崇禧觀依舊職差知台州再
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且
自爲之說取孝經庶人章爲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
之至有爲之感涕者舉遺逸旌孝行建社倉浚河築隄
節浮費進考功郎官再辭不許兼澄靖惠王府教授是
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柏之間采
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而病廢之身不爲無用於聖世
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以易進講
曰惕厲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

先處以危故能無危又論監司守令曰與其糺劾於有
罪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
之各稱其職彗出于柳應詔上封書曰損玉食不若損
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
實肆大眚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
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
之機也兼史職辭不許轉對言辨義利之限破繫吝之
私毋以閨闈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常乞歸
田里不許拜太府少卿兼職仍舊辭不許復上疏乞歸
不許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仍乞奉祠皆不許咸淳

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爲先務拜宗正少卿御筆兼侍講辭不許乃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不許至國門御筆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封還濫恩詞頭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欲之要莫切於思又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隨弛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進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許升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

勤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謹行事以驗其用屢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爲中書舍人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名不許遂差提舉玉隆萬壽宮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乃卒特贈四官至中奉大夫諡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沖澹親沒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弗久云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潛諱改焉歷官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

罷尤焞楊棟盧鉞三人忠表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垓連劾罷之奉雲臺祠累遷尚右郎官侍御史何夢然論伯玉迺吳潛死黨復奉祠遷至太府少卿祕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卽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亦可至此旣退卽治歸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黃萬石論罷召入覲擢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

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伯玉嘗請罷童子科以爲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所著有斛峰集

楊文仲字時發彭山人淳祐七年以胄試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內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閣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爲西廊學錄寶祐初登進士第從父棟守婺州罷歸文仲往問伊洛之學歷太學正升博士時棟爲祭酒講學益詣精遂遷國子博士勾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

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吾然一燈足矣劾
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召
為宗學博士近輔兵變水患輪對言春多沈陰豈但麥
秋之憂於時為夫尤軫菟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馬蘇
湖則弄兵興焉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
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遽輒以憂朝廷設不
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度宗竦聽顧問甚至遷太
常丞尋兼崇政殿說書再遷將作監帝以疾連不視朝
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
之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畿甸騷然文仲疏諫移閭

閭之聚為香火之庭不得為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
豈以黃老之居為輕重哉翌日面奏益懇丞相賈似道
怒曰楊文仲多言時詔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
呂折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栢天台車
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掾太學教諭
彭成大迂似道主管崇禧觀出知衡州召為祕書少監
尋又兼崇政殿說書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
舍人恭帝即位授權工部侍郎兼權侍右郎官尋兼給
事中時丞相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
矣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

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酒時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惟文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文仲疾益甚勾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再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將家踰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見山文集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為鄉郡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雲都主簿調贛州司戶守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為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為嶽麓書院副

山長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為嶽麓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為至此仲齊新字也踰年新卒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萬里入為國子祭酒薦為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歷遷祕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少傅

呂文德應詔舉賢凡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祿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爲動色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所著有易故文集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坐貶南安軍安置至則盡取濂洛諸子書摘其精切

之語集爲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俱罷去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其略曰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抑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茲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泆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

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且陛下擢用臺諫若磊卿咨夔等卓爲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

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鞞脉絡潛通於禁近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懼終始憂勤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陛下春
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
以材署昭慶宮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中拜
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
叅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者名
曰斜封墨勅不足效也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誅
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不能皆中乎理
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改正字父喪除授集英殿修撰
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遷至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
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以母憂去明年江上師

潰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
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
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遂起至羅浮卒初陳宜
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
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
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
蒙川集行于世

論曰趙景緯惠民輕爵祿李伯玉勁氣峻節不爲權倖
所楊文仲多薦士以道規人主歐陽守道言欲厚民生
在百寮不言利而身允踐之劉黻在太學兩上書扶正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九
抑邪及登朝阻內降恩澤最後奪喪浮海從二少帝圖
興復斃而後已噫若數儒者真可謂不負所學哉

向士璧 汪立信 孫子秀 陳仲微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
進士歷通判平江府屢罷屢起至湖北安撫副使兼知
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進至直龍圖
閣元兵犯蜀合州告急制置司檄赴援數立奇功帝語
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
軍費其志足嘉進祕閣修撰樞密都承旨仍舊職累官
權兵部侍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升湖南制置副使

元將兀良哈解兵自交趾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
璧極力守禦聞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之
以易正大監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
事聞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賈似道入相疾其功諷監
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
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
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其後
元善改知吉水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璧時輔佑亦遠
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德祐初詔追
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

汪立信澈從孫也居六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
劇賊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歷通判建康府荆湖
制置趙葵辟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叅議官鄂州圍解賈
似道惡闕外之臣與已分功迺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
軍興時冒費爲罪擊去之馬先祖代葵且素與葵隙遂
迎合似道意遽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乃以開
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
聞于朝立信時猶在幕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
勤勞而公以非理攬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
所爲可乎先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

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某必不效公所爲也
光祖益怒立信卽投劾去光祖悔而留之議遂寢初立
信爲通判葵嘗以公事劾及在府亦謀議寡諧時論謂
立信長者而鄙同時方元善之陷向士璧爲險薄也立
信累遷權兵部尚書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移書似
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夫
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
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爲今日之計者其
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距
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刁斗相聞餽

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任得其人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壁輿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入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援江上諸郡立信旣受詔以妻子託愛將

金明卽日上道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旣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

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伯顏入
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其二策告伯顏曰宋有是
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
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內
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
孫子秀字元寶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邑
有妖人稱水仙太保子秀火其廬沈其人於太湖曰實
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歷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
義役崇學校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
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辟幹辦行在諸司

糧料院衢州寇作水冒城郭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
立保伍選用土豪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
捍禦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
復起江山玉山間甫七日禽四十八人終子秀之仕賊
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爲治橋梁修堰牖完城壁浚水原
助葺民廬招通鄰糴奏蠲秋苗代納其夏稅民用復蘇
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衢學奉祀因循踰年子秀撤
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以政最遷太常丞被讒罷未
幾遷大宗正丞遷金部郎中遷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
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鑄罷時嬖倖

朱熠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常平徙提點刑獄兼知常州尋以兼郡則行部有妨得請專臬事擊貪舉廉風采凜然犴獄爲清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以爲厲已嗾言者罷之尋遷湖南副漕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憲遠近稱爲神明風聞者謂凌轢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後移江東度宗卽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劉漢彌遊磊落慷慨抵掌極談凡朋友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錄之

陳仲微字致廣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

年第進士調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其徒揭其事鐘上以爲寃旦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微過寺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密授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還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丞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父老樵豎相爾汝下情畢達通判黃州江州遷幹辦諸司審計事知贛州江西提點刑獄迂丞相賈似道監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

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鈞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
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
沈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敘復
咸淳末元兵陷樊城呂文煥以襄陽降國勢危甚仲微
上封事其略曰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闖疲將孩兵也
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今代言乏知
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旨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
業兩有所虧顧此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
衝之帥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乃出仲微
江東提點刑獄德祐元年遷至殿中侍御史端宗卽位

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
年七十二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降元鄉導
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天稟篤實雖生
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飫六經於諸子
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獵云

論曰宋自開慶以來元兵日迫宗社危如累卵當國者
協力百執事猶懼弗支何況賈似道專而復忌而伎耶
夫向士璧帥潭誠有捍禦功乃擯撫其罪斃於囹圄汪
立信自荆閩貽書責其耽樂且爲區畫數端寧非忠言
至計反懷忿而中以法孫子秀陳仲微之節操政績卓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
爲世吏師亦槩不能容假臺論罷去他若吳潛皮龍榮
曹世雄皆以非辜死文天祥謝枋得皆以直道黜而善
類盡矣姦人逞私不恤國一至此極奚怪臣工多解體
而叛官降敵者踵相接也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
之又生君子信讒其謂亡宋之君臣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

